



# 就地过年的年轻人,可以有多努力

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春节。远离家乡的年轻人都在向最重要的节日,以及未来一年新的生活,卖力狂奔。

□ 沈杰群

得知我今年春节不能回老家,留在北京过年的消息后,南方的闺蜜神秘兮兮地说要送我一份礼物,让我在异乡得到巨大安慰。

等我收到快递时,发现是两株快被冻成冰蒜头的水仙。闺蜜说,这是各大晚会贵宾席上的同款 漳州水仙花。卖家说,肯定能在大年初一绽放绝美的花朵。看到花开了,心就开阔了,就不会

## 除夜在北京街头遇到谁

今年的年夜饭是在采访对象家吃的。从腊月廿九到大年初一,我跟拍了一位正在寒假实习、顺便留京租房过年的大学生。从她的出租屋离开后,我知道将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。除夕夜,看看能不能在北京街头拍到几个没回家的人。题目一早就想好了:除夕夜,你会在北京街头遇到谁。

完成拍摄,从梦娇的出租屋离开后,准备去男友家吃第二顿。走在路上,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拍摄挑战,点子来源于几天前一次发呆的成果:除夕夜,看看能不能在北京街头拍到几个没回家的人。题目一早就想好了:除夕夜,你会在北京街头遇到谁。

按照设想,外卖小哥、小区保安、网约车司机一定可以见到,其他的 bonus(额外福利)人选 则要靠偶遇。但这几位 保底人选 也不是那么好拍。外卖小哥压根儿撵不上,网约车司机基本只能靠自己打车来遇到。而且要保证对方不拒绝拍摄。

顶着社恐的包袱晃悠了一个多小时,只拍到一位停车场保安大叔。索性先去男友家吃了饭,看看饭后回家的路上会不会有收获。

除夕夜叫车不算难,也就难于上青天吧。正等着车,我看到路边一位中年男子从车后备箱拿出一个 炮筒,对着空气一推,五彩斑斓的纸屑 砰地喷了出来。这不就是我要找的 bonus 吗?我上前表达了拍摄意愿,对方却摆摆手说不了。但他倒是愿意跟我聊天,言语中皆是感叹之词。听得出,他很怀念年轻时能放鞭炮的日子,还有曾经那种属于北京人自己的年味儿。

对着彩纸扇拍了几个空镜头,专车正好来了。司机师傅很热情,我一句 过年好,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。我一阵窃喜,在车上进行了透彻的采访,下车时顺利地给他拍了照。

拍小区门口的保安也早在我的 计谋之中。保安大哥很配合我,有问必答。他常年上夜班,得知他连续4个除夕夜都在夜班岗位上度过,我内心不禁一酸。

和保安大哥还没聊透,我就窜出去 活捉 外卖小哥了。他们是活在系统里的人,我不敢耽误小哥一分一秒,在他的摩托车前火速拍了几张,就直接跟着他跑进小区、上了楼,又把他送出小区,采访都在这一路上完成了。离开时都快夜里12点,他手上还有三四个单子没送。

前后拍了5个人,可以成稿了。回到家,满地的搬家纸箱把客厅隔成了迷宫,中午叫的外卖盒子还没来得及收拾,屋里乱糟糟的。新房已经租好,老房合同还未到期,让我短暂地产生了自己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的幻觉。我把自己摇醒,取了点水果,下楼送给了刚才采访的那位保安大哥,祝他新年好。

写稿、洗漱完毕,已是深夜两点多。我猛地想起,在老家过除夕夜时,一般会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山东大馒头、饺子、菜肴和酒,给逝去的祖先磕头祭拜。我打开手机上的地图,将定位图标对准家的方向,在五环外的鞭炮回响声中了个下,许了一个很长的愿,缓缓闭上眼。

已经弥漫着一股快活的空气。难得和朋友们一起过年,想必既新鲜又热闹吧?

紧接着考虑:如何让家里更有新年的模样,充分展现过年的仪式感?

第一必是张罗年夜饭。我一向崇尚简洁省事,又自知下厨的可能性不高,因此早早订好了北京某酒店的自助年夜饭;刚结婚不久的朋友小羽,则和老公放出豪言壮语,要亲自做出一桌好饭,邀请住在同城的公婆来家品尝。

对年夜饭菜色和种类非常较真儿的上海朋友琳琳,发现网店兜售1000多元的知名饭店年夜饭半成品,包括:姑苏卤鸭、虎皮凤爪、江南烤笋、松鼠桂鱼、虾籽蹄筋、一品牛肋排 足足16道菜,丰盛又方便,琳琳兴高采烈下了单,准备召集小伙伴们共享。

当然,她也没忘记给千里之外老家的爸妈点一套同款,快递到家:这样我和爸妈们吃一样的年夜饭,也算是 云团圆了!

当除夕脚步临近,我们一边在年底繁

杂到做不完的工作中苦苦挣扎,一边焦虑地惦记着还有多少 年味事项 未完成,一天掰成30个小时都不够用。

我和琳琳都网购了成套成箱的 春节气氛组用品,比如招财猫门垫、春联、窗花剪纸、年宵花、盆栽等,快递一箱一箱送来,而我们总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,看着堆在门口的 气氛组用品,哀叹一句:算了,过两天再拆箱。一拖延,就到了除夕。

小羽和老公的自制年夜饭计划也不太顺利。他们发现,节前要做的家务比自己想象中的多百倍,尚不知何时能完工,平日不好好收拾,想过个体面的年都难。

不放心的公婆,腊月廿九去小羽家看了一眼,见小夫妻手忙脚乱地在 垃圾山里蹦来跳去,公婆都叹了口气:算了,还是我们来做吧。

我的情况也和朋友们大同小异,直到除夕下午,我才从单位收工。来不及喘口气,又得穿戴整齐去酒店吃年夜饭了

餐厅说预订的好位子过时不候。当我们兵荒马乱般赶往餐厅的时候,蓦然想起:噢?若是往年在家里,除夕一家人都是很从容自在的,何曾这样赶过时间呢?

第一次在工作城市原地过年,我和朋友们才意识到,原来小时候的春节之所以岁月静好,是因为爹妈在替我们 负重前行。

不得不承认,成为一个合格意义上的大人好累,自己张罗过年,真是 知易行难,更直接一点说,就叫眼高手低。过去没发现过年这么费劲儿啊?看着亲爹亲妈做家务似乎蛮简单的啊?想起我们奔到餐厅吃饭时,还有人明显处于 云加班模式,一边夹菜,一边还盯着桌上的文件材料。看看,没有爹妈在你耳边高声呵斥别工作啦,上桌吃饭啦,99%的年轻人 的确很难约束自己,好好吃饭。

所以这一刻,真的很想家了。

晚上,我和家人视频通话,他们都在亲戚家聚餐,爸爸在看电视,妈妈在撸猫,背景音则是热热闹闹的锅铲翻炒声。

我感慨:本以为自己长大了,能当一面张罗过年了,结果还是露了怯。妈妈却露出了 早已看透这一切的得意笑容:知道就好,现在懂这个道理还不晚。

现在想想,彼时的爹妈何尝没有工作与生活压力,又何曾不被 deadline 追着跑?但他们默默承担下了各种繁琐和压力,周全照顾到家中每个成员,才有了每一个我们能舒服 躺平、欢喜感受年味儿

的春节,让孩子们专注而单纯地往前走,去天南海北开辟想要的人生。

朋友圈里,原地过年的年轻人,都在一边努力地晒着年夜饭,一边思念着远方的爸妈。在今年这样一个只能 云团聚的春节,体验着独立和长大的滋味。

自己首次DIY过年的效果,虽然和预期的有些偏差,就如闺蜜送我的水仙花一样 大年初一没开花。不过,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春节。远离家乡的年轻人们都在向最重要的春节,以及未来一年新的生活,卖力狂奔。

再次路过演播厅的走廊,我也摘下口罩对着同一面镜子仔细看了下自己,嗯,还好,露齿而笑时,皱纹还没那么明显。

## 电视人加班,手头的工作排到大年初七

□ 卢宁

塔沟武校、四川师范大学、蓝天幼儿园 大年初一的早上,一路从办公室走到咖啡厅,春晚演员们的椅子还都一圈圈地摆在二号演播大厅外。上一秒还有三四个人围着相互检查妆容,下一秒就被急催着上台了。这样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然而此时除了几个在闲坐的工作人员,走廊里空空荡荡,没有了一个月来的人声鼎沸,竟然有些不太习惯。

入了电视这一行,别人的假期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。工作10多年,在家过年的机会并不多。嫁人生子后,更是觉得时光匆匆,短短几天假期只是临时给生活之河放下闸门,暂缓后是更汹涌的奔流。每次过年更多是提醒自己,又长了一岁。去年疫情暴发前,回了一趟老家,虽然被紧急召回,但也比原本打算节后休息的同事们幸运了许多。今年年初,我们早就规划留京过年,家里老人紧急换防,赶在越来越紧的防范要求之前,爷奶奶带着大包小包赶回了北京。

原本想着用妈妈留下的糯米粉做点家乡的过年团子,再跟婆婆学学一直没有掌握精髓的卤牛肉,却没想到手头的工作一路排到了大年初七,于是就地过年成了就地加班,每天简单做些家务后就赶往电视台,陪孩子上网课,准备年夜饭等重任都留给了老人,过节7天假期皆是如此。

然而一进办公大楼,眼前的场景让人一下就把那些个人小惆怅忘了大半,晚会实在是太热闹了。浑身金粉的大八罗汉、半人高的京剧小丑娃娃,还有数不清的大长腿来回走动,下腰、劈叉、顺便对着镜子练笑容,在这样一个欢腾的走廊里,哪怕心里有些许思乡之感,也会很快被眼前的音乐、舞蹈、人潮涌动挤到思绪之外。

再来到机房,大大小小的屏幕除了和往年大同小异的各地舞龙舞狮、火树银花,多了不少网友自己拍摄的就地过年片段。这些视频多少有些歪歪扭扭、声音模糊,却精准地记录下了单身汉子如何开箱父母寄来的50箱年货,小夫妻视频炫耀亲手做的小家年夜饭,快递小哥除夕送完最后一单年货,跟家人通话拜年。

这些年来,我常常太过关注春节那些跋山涉水的回家之路,每个小家在做什么,却很少品味,只留下程式化的认识:吃饭、催婚、大合影!似乎是过年的主题。就地过年,虽然落下了不能见面的遗憾,却让许多人省去了回家的奔波,也让距离产生了美。既然许多父母子女都不好意思说出那个 爱 字,那就隔着屏幕用更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吧。

这几天下班,当我关掉办公室的灯和电脑,一般都已经过了晚上7点。节日期间,电视里晚会不断,当我看到做好的节目里一张张张欢快的笑脸,兴奋的表情,就她工作的烦闷也瞬间释然了,让手里的工作先飞一会儿吧,让对疫情的担忧也先走开,加快车速回到家,打开家门时,孩子挥舞着刚收到的新年礼物欢迎我回家,年年有鱼、年年都富(豆腐)、八宝福饭都已经上了桌。虽然吃了好多次现成年夜饭,但这个假期,却是第一次做如此彻底的甩手掌柜。随之而来的是对老人孩子发自内心的愧疚和歉意。世上哪能总有十全十美,这恐怕也是这个春节给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吧。

在除夕晚上春晚的开场舞里,我一下就找到了那张之前在镜子前努力练习的笑脸。大年初一再次路过演播厅的走廊,我也摘下口罩对着同一面镜子仔细看了下自己,嗯,还好,露齿而笑时,皱纹还没那么明显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## 在异乡,发现春节的琐碎和秘密

站在厨房温暖而洁白的灯光下,我发现,之前过年,自己靠的都是嘴皮子功夫。这是我第一次靠手来过年。

□ 张恒

人生第一次,我发现,一家三口过年原来这么累,比上班还累。

除夕夜,8点到了,我一声令下,大家放下手头的事情,妻子拿来瓜子、茶水,儿子戴上眼镜,拿来遥控器,我则如家里大祭司般,按下了春晚的开关。

我早已过了对春晚感兴趣的年龄。春晚似乎更多是在争取年轻观众,当屏幕上的那些男团、女团的艺人们出现时,我就谦虚询问妻子他们的名字和代表作,于是,一场春晚生生变成知识问答。

顿时想起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新价值:成长进化为本。

今年,响应政府号召,我没有回家过年。因此,无法参加亲人的聚会,无法放鞭炮,无法延续亲戚催婚到催生再到催二孩的传统,于是看春晚,成了我最后的倔强。

儿子倒是挺开心。电子时代的小朋友,只要能面对屏幕就高兴得不得了,更何况,今年春晚的数字感还挺强,让人眼花缭乱。

我看着儿子和妻子,忽然生出一番感慨,我们一家三口,有多久没有这般安静地坐在一起了啊!

妻子扭过头,以淡淡的目光回我:3

小时前,刚刚我们还坐在一起吃晚饭。

好吧。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春晚之后,看够了电视的儿子,心满意足地去睡觉了。我和妻子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我俩心有灵犀对视一眼,趁着儿子睡觉,执子之手,进入厨房。

男人,确实是杀戮感很强的动物。几个小时前,整整一个下午,我已是在厨房,握着菜刀大杀四方。如今,粉身碎骨的韭菜、化作春泥的猪肉,以及剥得粒粒皆辛苦的虾和扇贝,安静地躺在碗瓢盆里,等待妻子把它们召集到一处,再洒上酱油香油等作料,举行包饺子仪式。

而之前各种鸡鸭鱼肉,已经在我和我妻子的一通操持下变为盘中餐。几天来,我俩每天下班后就忙着采买收拾,好像加了几个小夜班。当除夕的钟声在电视里响起,我和妻子准备大年初一的饺子时,只能靠着自嘲互黑,加点俏皮话来安慰疲惫的身躯。

往年,这些事情都是由父母去做的。人生行过三十几年,我几乎对家里的春节毫无贡献,甚至都没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。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,母亲就准备蒸豆包、蒸年糕、炸丸子、炸脆果子,以及不断询问我,还想知道啥。我则进入最后的工作倒计时,准备传统相声《报菜名》以及赞美母亲手艺的话语。

站在厨房温暖而洁白的灯光下,我发现,之前过年,自己靠的都是嘴皮子功夫,这是我第一次靠双手来过年。

一切准备妥当,已经是深夜1点多了。由于忙活过年,整整一天,我都没看手机。临睡前扫了一眼屏幕,100多条未读信息。我知道,大部分都是新年祝福。可我实在没有精力回复大家一年一度的厚爱了。

同学W此时却一筹莫展,到底给导师发不发祝福?祝点啥好?W和我反复讨论措辞,纠结许久,最终鼓起勇气按下发送键。其实也就是祝愿 新年快乐,阖家幸福,导师也马上就回复了,让今晚的快乐又增加了许多。

没过多久我们就洗漱睡觉了,没有通宵Party,彻夜狂欢。在这栋研究生楼,大家的作息都非常有规律,哪个宿舍大声说笑就会影响到隔壁,可能会被投诉,所以,今晚如常,尽管外面鞭炮声震天,整栋楼依然那么安静。

我睡得格外安心,明天终于不用早起进实验室了。

快中午12点我才起,自然醒的感觉太好了,我拿着免费的午餐券和室友走进餐厅,我俩决定过一个平时舍不得吃的 贵菜 酱猪蹄,果然,响起来分外卖。

然而到了初二,我就又进实验室了,焦虑和压力驱使我不能再优越游戏地休息,

## 研究生留校,过个科研味儿的假期

坐上班车,从郊区的昌平校区辗转一个小时到海淀校区,在食堂简单地吃个早饭,匆匆赶往实验室,一周7天,天天如此。直到年根儿底下,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从未打破。

学校的食堂陆续关门了,仅留下一个食堂的二楼开放,每到饭点还是人声鼎沸,热热闹闹。日子越临近,年味越浓,每次路过教师家属区的超市门口时,我总会看到老师们置办年货的身影,心里忽然也会想想,家乡的爸爸妈妈,这时候应该也在采买年货了吧。而我就不必操心,学校的食堂和超市在过年期间会一直开放,学校还贴心地准备了新年大礼包,有零食、古风手帐、两本书,还有除夕和初一两天食堂的免费餐券。领完大礼包还可以参与抽奖,排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就抽中了三等奖,一个电动牙刷,可是我就没那么幸运,只抽到了新年快乐。

我还参加了猜灯谜换春联和写福字的

活动,我对书法有点小自信,虽然很少练,但是只要下笔,写出来总还是可以看的。我把写好的福字拍照发到宿舍群里,室友竟然回复:写个Nature and Science。哈哈,这可是我们顶礼膜拜的top2科研期刊,可见大家梦寐以求到何种程度。用毛笔写英文实在不易,要不然真想一笔一划描出来贴到大门口。

除夕这天,奔波于两地校区的人已经很少了,以前一辆校车坐得满满的,这一晚还不到三分之一。我第一次从实验室提前出发,坐了晚上6点的班车早早回到了昌平校区,文学院的同学邀请我去她的寝室一起看春晚,她们寝室也有两个博士留校,无论如何,这天也该放松一下。当热闹的歌舞一出现,年味儿瞬间溢出。跟在家一样,我们几个一边吃零食,一边聊天刷手机。接近零点,礼花和鞭炮声越来越热闹,家族群里抢红包、发祝福掀起一个小高潮,

我把写好的福字拍照发到宿舍群里,室友竟然回复:写个Nature and Science。哈哈,这可是我们顶礼膜拜的top2科研期刊,可见大家梦寐以求到何种程度。

□ 冯菲

记得小年夜那天,最后一个实验终于做完了,我跟实验参与者聊了两句:你怎么还不回家呢?我不打算回家,就在学校过年。我说:我也一样,那你室友呢?他说:过两天也走了,就我一个人。也好,清净。

的确,从那天到现在,实验室每天都只有我一个人,从早忙到晚,也没个人说话,清净得过了头。

其实,很多学生留校过年也不完全是因为疫情,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学期的学业任务还没完成,尤其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。

作为一名浸泡在毕业论文里的博士生,我早已习惯了孤独。每天早上7点半,我